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124



馮衍傳第八下

後漢書二十八卷  
唐書太子賢注

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舉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受十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臣所言之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

之曰法則為罪施之曰德則為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

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罰太重賞太輕

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嘗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

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魏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

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行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

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曰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行之祖馮參思正不

文古用

屈節於王氏參妙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

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

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

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

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也疏遠讎敵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罪尤書奏猶曰

前也不與衍不得意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昇為夫人之德不

如玉之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定玉亦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既失矣貴亦不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子一節哉風興雲蒸言

豈特方軌竝迹紛紛后辟理近古之也在路聖之險

易云爾哉輒也紛紛首推踪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也且夫建武之元天

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

處義氏之所呂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國雖亡在夷八狄

斯軒轅氏之所呂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書野分州易繫辭曰

湯武之所呂昭王業也尚武武王曰今子惟難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遷都改

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殷更遷

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

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際醜泉湧出

言都洛陽如殷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後丁未久也尺地

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已復禮呂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者

復禮仁也孫卿子

復禮仁也孫卿子

復禮仁也孫卿子

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守

書曰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守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 至于

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鴻藻信

景鑠揚世廟正子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照光也洽浹也三

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

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十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

燕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

此為布鴻藻也信讀曰中景大也錄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子樂謂依識文改

大樂為大 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

所被散皇明旨燭幽大路王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 然後

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

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 是日

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耀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 外則因

原野巨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巨漑魚鹽圃草巨鱗獸制同

乎梁騶義合乎靈囿騶義並水神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障詩曰東有甫神駕言行狩

騶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鹿侯伏毛其注云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

車徒巨講武則必臨之巨王制考之巨風雅左傳賦德伯曰春蒐夏苗秋獮

注云各隨時之閉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 歷騶虞騶虞 馴賦嘉車攻采吉日禮官

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序曰騶虞逸田以時仁知騶虞毛其注曰騶虞義獸曰虎也 又

騶也車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宜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田獵而選車徒

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同杜孔宣帝詔曰禮官具

也 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

景從稜威盛盛谷鯨魚謂刻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甚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

率蒲牛素良鯨魚鯨魚擊蒲牛蒲牛輒大嗚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牛於其上撞鐘者名

為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其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

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鳳侶清塵千

乘轟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雲羽旄電旌旗拂大山靈山

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山川風伯  
進掃雨師灑道祭豈獨斷曰天子大駕備于乘萬駒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重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鈹小子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鏡反  
焱焱炎揚光飛文吐

也音以暗反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  
中囿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謂陳列也杜預注左  
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五更聽誓于前斬  
牲以御陳曰不用命者斬  
然後舉烽伐鼓已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騫

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鸞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  
去殺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鴛鴦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靈發電騫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  
也淮南子曰楚有神曰後王自射之則博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擁木  
號突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  
範我驅馳終日不獲二為之說遇一禽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  
得遇詭遇其禮射也則能獲十茲不  
指顧候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

馬踔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叱屬車案節  
高唐賦曰擊功先得獲車已實  
屬車也方言曰推轂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主風登靈臺考休徵  
左傳鄭子以曰為五  
牲三犧村預注云五牲  
麋鹿麋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儀也郊祭夫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  
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緝熙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  
孔安國注云  
攸美行之驗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攬

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  
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攬感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  
西邊河

源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趨朱垠  
澹澹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城澹澹乎國  
源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趨朱垠  
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濬反濬水涯音將  
注爾雅曰澹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澹  
趨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

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寶  
爾雅曰醜讐  
也音之涉反  
遂綏哀

牢開永昌  
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  
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

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春王猶  
左傳云  
春下止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答承曰今年正月朔  
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日會殷眺曰同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四時百蠻也乃

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有供帳之  
勞載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有供帳之  
勞載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大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于品言多也說文罍器也孔

叢子曰堯飲于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

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擘煜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

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大師樂官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鎗音楚唐反擘煜盛貌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

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

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舞樂名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四夷聞奏德廣所及伶侏

兜離罔不具集問也音古覓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

摩葛反周禮佾作禁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燭調元氣然後

撞鐘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

左五鍾皆應於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鐘

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

憲度昭節儉不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文章左傳感哀伯曰去後

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

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

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

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章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偽去彫飾也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

左傳曰織紉織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

身故舜棄黃金於嶺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救

莫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

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是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

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樂學宮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

所中反禮記曰歌者在土貴人聲也又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

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飲毛萇注云不脫

玄德升聞字林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

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義蓋天計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

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未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且夫辟界西戎

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

國策蘇秦說燕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更輻湊也秦領

九變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沛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

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嶽惟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建章甘泉館御

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舍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

夜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

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即西宮也郡曲豪俊游俠之雄踰謂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

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函谷關下者無外也主人之

辭未終西都實嬰然失容遂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

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嬰視遽之貌音許綽及周書曰臨臨以威而慄慄者猶恐懼也音徒煩反喻告也實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其子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

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裁之又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于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招黑帝叶光紀揚雄

普天率土各呂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

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

辟雍詩 迺流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湯湯水盛貌後臨也詩小雅曰方叔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與那與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率懷多福

荷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番番國老廼父廼兄抑抑威儀孝友光

明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於赫太上示我

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而著養老之禮

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水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廼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勃時登爰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

時登之休美也靈臺高也時登以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三光日月星也五行

也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讓冷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乎

百穀溱溱庶卉蕃蕪惟豐年於皇樂胥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

蕪爾雅曰蕃蕪也詩周頌曰緜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歛浮雲具鼎見兮色紛緼

煥其炳兮被龍文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登祖

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祠祭之曰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縶烏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

今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

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呂

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感東方朔揚雄自論呂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作賓戲呂自通焉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

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

天子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

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呂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聖報

命呂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

兼兼言效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系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章皇德

索鳥王時感哀獻曰雉慶讀曰卿

也有談楚於許史之間則後遷玄武司馬續漢志曰管掖門每門司馬一人

秩比千石之武司馬主玄武門



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

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臣和之或用武臣征之或卑下臣

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

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

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自遂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至於

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

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

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呂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

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

不巨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臣為宜依故事

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車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九年

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

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乎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

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國又作

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敘述漢德以續堯典呂為相如封禪靡而不興文雖靡廢而體無古

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創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

天地初運萬物化醇茲世曰綱繼陰陽和相扶貌也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

有物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

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土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週而踰繩越契

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

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

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質乎其書猶可

得而脩也

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是其書可得而脩也 亞斯之

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

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 若夫上稽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巨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

稽考乾天也論語孔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擊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各陶之屬並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卑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既載

越成湯武

舍胤謂堯舍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陶唐之載孔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 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安國注云此說也戰事也言稷契均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然於於是成其謂其子孫並周偏得為天子元首堯也 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 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

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墜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垂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數敗也

尚書曰彝倫攸斁舊章缺謂秦燔詩書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

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

也雖前聖臯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福矣

臯夔伊尹也周公也密勿猶爾

勉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為福小矣 是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陽山 拊翼而未

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燠胡縊莽分不蒞其誠

拊翼以難

將且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紛盛貌也如雲之卷言天下英傑為漢者多也標也也胡縊謂胡亥繼死也莽分謂公室就斬莽也凌臨也言天下先為漢

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

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擣之容

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

書曰延入聖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言讓曰嗣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時並謙言於德不能嗣成者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

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鋪敦淮濱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擣旄也 蓋巨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旄以麾擣亦麾也言為 蓋巨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

止統謂漢承周為大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補孔圖曰非金 洋洋乎若德帝

乃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亦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 洋洋乎若德帝

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文質不及五

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

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小也度法度也隨幽深也言徧觀

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

民言伯方統牧

論語雖獲一賈注云賈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

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

夏伯文王為殷伯並統領州牧

之不格

周禮九命作伯形弧亦弓黃威黃全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

其曰西伯既

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亭遂自北面虎離其師華滅天

邑二五木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室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

與嚳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大邑天子

所都也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是故義士倬而不致武稱未盡漢有

慙德不其然與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上猶曰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

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朝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漢湯樂也

然猶於穆猗那

翁純嘏釋曰崇徽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

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

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嘏如也釋如也以成何晏

注曰翁盛也純和諧也嘏且音節明也鄭玄注云釋調遠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

類播之於翁純嘏釋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壽考維商長發

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鳥奕者猶蟬聯不絕也

有常蕃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

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

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

知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言養也既陶謂造成也前

首夏甄殷陶周

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為堯也

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

二祖高祖世祖也

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愆亡迥而不泯微胡瓊而不頤

尚書曰重光襲

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昭六幽六合幽

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愆也迥遠也泯滅也瓊不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

不滅故細者何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闡遺策在下之

訓匪漢不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

也言堯典為子孫

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

天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

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艸木浸乎金石臺毛潤澤也也星得其度也況元天地之總名也盛哉皇家

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

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曰皮鞞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也兢兢業業貶成

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

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也孔子曰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巡撫也黎蒸黎衆也懷保也鰥寡也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備爾雅曰祭天曰禘祭地曰祫祭山川曰雩祭水曰風祭雨曰瘞祭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翥於茂樹

角駟毛宗於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刈牧日月那畿卓犖平方州

羨溢乎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授神契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翼又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昆覆呂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雷敬也書曰嚴恭

亦勤恁旅力呂充厥道啓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祕寶呂流其占

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夫圖書亮章大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

順命呂創制定性呂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平

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

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谷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有

不天之大理其疇能且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征匈奴呂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

事懷多福貽遺也其安也後昆十孫也言此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

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入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竝上寵若然受之宜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充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騰以金織置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騰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編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為天子所知也孔孔丘也猷圖也

子信也孔丘之圖尤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

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

人之神也靈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敘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日信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止人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伊維也遠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切又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

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漢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弃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

伊維也遠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切又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

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漢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弃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

聖上謂章帝也論以各誤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為喻焉淵源林藪淵深也云天

也符瑞也詩曰有核惟旅

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

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

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也顧人也慮思也唐雅曰緝績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正汪猶深也今尚書秦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理鄭玄注云不天也律法也

疇誰也百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

固後呂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呂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征匈奴呂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白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五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

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

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

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

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曰譴責兢

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

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

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

事不激詭不抑抗敬揚也詭毀也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豐豐

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豐豐猶勉也彪固譏遷曰為是非頗謬於聖

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此意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

殺身成仁之為美固身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

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况於就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穽殺生之權其舉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

博物洽聞不能巨智免極刑謂下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之所旨致論於目睫也史記

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日見豪毛而不見其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日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其自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同馬長卿楊子雲彪識皇天命固迷世紛

第五離鍾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曾孫鍾宋均族子意

後漢書四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第五倫字伯魚東莞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

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曰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

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

引疆持滿巨拒之引疆謂弓弩之之力者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木石萬賤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兒倫始曰營長詣郡尹

鮮于裒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裒坐事左轉

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

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巨為

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

上黨所過輒為糞除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

第五倫傳

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與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

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錢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

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王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

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

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

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曰

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人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兒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眾人以臣思蔽故為生是語也

帝大笑倫出有詔曰為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

東比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

筮民常曰牛祭神百姓財產已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已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

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

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已安

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

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

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

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

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

拔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已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

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



至千萬皆鮮車怒馬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已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

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已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以財相貨曰昧音其又反又音求

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已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

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已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

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已后族過

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

狷昧死自表狷狷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

洪範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脩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

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喻也古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

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藏謂神帶也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神謂大帶也

三尺論謂曰子張其諸神也而今之議者復已馬氏為言竊聞備尉廖已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已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間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已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已不聞陛下

情欲厚之亦宜所已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

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四羌倫又上疏曰臣愚

已為貴戚可封侯已富之不當職事已任之何者繩已法則傷恩

私已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已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

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

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

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已為從事

此要案威  
五論

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

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

曰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然之姿臣寬弘臨下

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  
晏爾雅曰晏晏溫也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

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  
太守三人彼死罪二人凡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

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

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曰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

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臣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

寇軍令駟協竝曰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

怨怒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曰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

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仁賢臣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曰酷急亡國又目見五

莽亦曰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

踰制京師尚然何曰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曰其身教

者從臣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

太守臣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

臣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

怒臣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

疏曰臣得臣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

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

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  
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

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  
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

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

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

錢法

以辨職乃係吏  
其亦可也

此六視也  
卷之三

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蓋驕佚所

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呂貴戚廢錮當復呂貴戚浣濯之猶解

醒當呂酒也病酒設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答頌篇曰臣愚願陛

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

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

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呂貞白稱時人

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亦呂

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

受每二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

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

無私乎連呂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二年賜策罷呂二千石奉終其

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

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

子廢也樊豐等譖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

卽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

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諫校尉南陽左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峭嚴謂其性峻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

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呂弦韋為佩

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禮

曰管仲鑲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豈尊臨千里

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呂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呂司徒掾清詔使冀

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太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舉奏刺史二

清詔使

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認使也廉察也

後漢四十一

姓按

千石呂下所刑免甚衆奔走者數十人還呂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

稽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擊

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

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呂重事若何對曰願

庶幾於一割以鈔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

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呂劾超匡窘迫遣刺

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

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

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呂赴敵羽請

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

降單超積懷忿恨遂呂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

太守畜怒呂待之初種為衛相呂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

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益盜

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喬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

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呂還將

呂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

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

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吳上書訟之

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

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末將軍急敢進計布許

之乃脫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

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

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二臣臣可死而

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動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織介則此二臣同死於天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與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曰種為上序直士巨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巨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大山之賦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漢高公坐故云公負也臯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巨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漢法神祕禁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案察之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

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巨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法也御治也

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潤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巨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厲氣也意

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

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

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

巨聞光武得奏巨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

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巨

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更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

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

何者門也駐  
作視考林云

道之君曰刃殘人有道之君曰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

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

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

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

意密曰狀聞廣竟得曰滅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

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曰貨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臣

意得珠璣悉曰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

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益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差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

已庫錢二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曰為從

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

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臣天時小旱憂念

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兩自我西郊豈政

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曰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

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

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

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曰應天心臣意曰匹夫之才

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慙征

營臯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

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

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雲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雲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

樹生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胡子練尚書案事誤曰十為百帝見司農上

薄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已懈

大有卷第八  
有災物  
減物致陽

慢為愆則臣位大臯重郎位小臯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

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貫郎帝性褊察好已耳目隱發為明

私也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已下至見提拽常已事怒

郎藥崧已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皇皇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已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

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

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息而天氣未和日

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

理職而已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

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已致天

災百姓可哀德勝難已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實為野之萍

我有嘉賓巨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

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已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

知其至誠亦已此故不得久留為魯相意別傳曰魯相到官出私錢

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訴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昔有丹書人莫敢發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事也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寺壁有七張伯藏其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

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

殿不立意視事五年已愛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屋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

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工作既畢謂解土人多殷富已久病卒

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已急化宜小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

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

上無被枕杜杜言思讀友謂相凡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解上統  
刑曰文字法  
言錢不曰文也  
乃有此久時  
文字

故其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已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

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人直臺中官供新青練白綾被或錦被其後更宿帷帳畫通七梳臥褥席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絮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均自父

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書論難

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

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已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

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

之前書音我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

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戰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

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已

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

可已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也乃矯制調伏

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呂恩信因勒兵隨

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

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已

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

不記禁人喪葬不得修長長音直亮反世示之不得修有節均曰夫送終踰制夫之輕

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聞過禮葬改之先竟不肯施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檻為機以捕獸

穽謂穿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勦張捕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輸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何種林光領信  
及元帝傳改  
為守

社日去十食



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已為公媼以媼為山公以媼為山媼猶祭之有媼上媼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已

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

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

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已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

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已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

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已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貴郎遷

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者老

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已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

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

缺帝已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

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

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已為吏能弘厚雖

貪汙放縱猶無所言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

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已時方嚴切

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已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

業顯宗時舉孝廉已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

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

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留京師不遣就國意已為人

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已

何者門曰若原  
汗放維則定信  
流心亦立致志  
因并宗與定友  
西河者傷友耳

年朝見久留京師崇呂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

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

後王曰叔父加呂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取出幣錫周公也今康

焉幸呂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

衍謂流衍傷食它縣

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

昆弟無所不臣所呂尊尊卑卑疆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

為萬世典法不宜呂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

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蚤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

相望久營京邑

營謂營盤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

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

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呂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

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呂塞眾望帝納之章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

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

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秦遠西至於邪國南至於濮谿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

界呂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

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呂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

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

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

坐享大功享受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呂然者

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

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

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宜其歸附呂為外打巍巍之業無呂過此

若引兵費賦已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

此初也

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故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為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召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召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言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召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音猶登平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寃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

何按據

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召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召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召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臯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

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曰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易州縣也歲餘遷

濟陽令呂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

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

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二年太尉張禹

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左氏傳曰齊景

公語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晏公繫於刑有警踊者故對曰踊若鍾離意之

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

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

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曰黎匡帝曰奢宋均達政禁此妖

祭祭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請病也意明尊尊割恩藩屏殺梁傳曰為尊

者諱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慄慄楚黎寒君為命慄慄懼也黎眾也

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首協韻必政反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  
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帝曰彊廢不曰過去就有禮故優曰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旌頭宮殿設鐘簾之縣擬於乘輿

虎賁旌頭鐘簾解見光武紀縣首曰玄

彊臨之國

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曰彊章宜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

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魯

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千丈南北十二丈高大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

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

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

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

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

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

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

望見闕庭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二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

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

必非所已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臣無男之故無男也

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郡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

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

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

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宮使大司空持

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旌頭

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

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

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曰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曰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

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曰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

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

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

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

長 出得門亭後

重行表判

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呂西羌未平上錢二十萬元初中復上練萬匹呂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

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為瘡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

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練緣練即紅也練白七相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袞具曰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

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曰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和子卒晏嬰廢衰斬且經帶杖管饗食粥居倚廬設苦枕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

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

守已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

嗣二十年魏受禪已為崇德侯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

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

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

經論語傳及圖識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隆首傳

元初二年封定第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

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

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

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曰仁使光祿大夫贈

曰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

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楚王英曰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

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曰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

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益誤也取慮音私問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

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

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

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且教以修善慈心為

戒律記

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練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練白紵三十

匹請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練帛已贖愆辜

國相曰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曰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佳也桑門即沙門因曰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龜玉鶴刻文字曰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

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曰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宜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太后紀也

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軒輜軒屏也白隱

何枝天不亦大  
臣說此化麻沙  
亦在大漢李天



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

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

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

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賙如法加賜列侯印綬呂諸侯禮

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宮屬無辭語者制詔

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

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

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

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茲侯楚獄遂至累年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

死徙者呂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

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竝不

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

留護喪事賜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

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亦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女車青蓋華藻追爵諡曰

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

封六侯六縣之屬盧江郡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呂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蓋濟

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

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

產等又多遣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

呂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

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博縣也康首補滿反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

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

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

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大王曰骨肉之親享食茅土

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

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卿大夫大夫士士士士士士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廢馬皆有千

餘增無用之口曰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

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巨巨萬巨大也大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

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上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已奉禮承上

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巨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以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都華容縣也吳興

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雷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園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云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園廬後被破殺之

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今數游諸第晨夜無

節又非所已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

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已禮起居則

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

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七錯為太子時愛康鼓

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己劍刺殺尊國相舉奏

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

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

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

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

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

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

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

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西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

王符鼓吹鼓

西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



不任呂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

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已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

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

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

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呂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

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無負令史四十一人也

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

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

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

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采菽已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幽主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

也

是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曰所

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曰其文典

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

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留禁也帝報書曰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矇矇子而無見曰矇

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

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

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

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思惟嘉謀曰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

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

宜思其表

問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

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曾祖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嘗周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已葬制

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全承至於自所營創

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曰園邑之興始自強秦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

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社預注左傳曰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

百姓非所宜致和氣祈豐年也又曰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

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禩之深思然懼左右過

議曰崇聖心臣等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詢問蒼悉心曰對皆見納

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

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夏朱李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

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

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因閱

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

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

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副謂之假紵漢書帛字作巾及衣一篋可時奉瞻曰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凱風

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被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公族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

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

三時衣

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請上小

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霽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車曰天馬歌曰太泥笑馬下露赤汗沫流諸也

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開首願王寶精神加

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

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

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

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

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

氏禕冕釋幣于廟乘黑車載龍旂孤獨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負斧戾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莫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非侯氏再拜

稽首稽首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魚伯之文也叔父謂周公山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

加臣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

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

入宮輒已輦迎至省閣乃下蒼口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曰理陛

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

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

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謙讓貌此非所宜章示羣下安臣子

也帝省奏歎息愈衰貴焉嘗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

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曰祕書列仙

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巨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

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

御珍寶輿馬錢布巨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行

此玉誠之言

何別字孔詩  
未詳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

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已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

詩竝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

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

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不顯勤勞

王至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傳

聞在下傳言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

靡有所終傳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

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彼也言非憲王魂

而有靈係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

分東平國封忠弟向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

孝王敞嗣元和三年魯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

賁鸞輅龍旂曰章顯之祠曰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於

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曰蒼敬賢下士

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

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

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

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

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

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必名之曰待深也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

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

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

何校字亦不  
有字字亦不  
何校字亦不  
有字字亦不

為歎息嗚呼遠際自全忠釋累呂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

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為之辭也吳太伯周文王之長子讓其弟季

歷因適與魏承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樊故城在今兗州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

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

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呂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

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

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

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

城王呂奉其祀杜預上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故杜任今鄆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

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

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呂

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呂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

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

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王壻駙馬都尉韓光招

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

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呂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

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

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

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周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及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



有明刑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則必誅前書曰夫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老少長皆弃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

法為王受愆

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

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

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

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

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

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曰積幹王室

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

瞻省懷感曰喜曰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曰

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

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

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為頃

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淮王恢

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

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

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

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

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衰而

作飛書封曰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緣紉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

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海內

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曰次捕斬賓客至有一

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

既一行何極也  
宋本抄入

黃史曰吏已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官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

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好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已求功

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

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星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王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壬午是為經天也

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

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木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王哉

上已求天下事必舉下已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

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及金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能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

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

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王崩亡閭閻之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先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

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子胡亥許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

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已荆

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

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

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

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

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

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與馬悉已與之建初

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  
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為王焉呂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

會辟雍事畢歸藩詔焉與俱就國從呂虎賁官騎漢官儀駟騎王家各官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呂從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於煩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煩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媼前

行媼音楚角反稱媼猶齊整也行音胡朗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肯司馬相如下虛

之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已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呂焉郭太后

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

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呂安險還中山立五

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

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

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

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

為標塋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已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

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主弘嗣永寧元年封

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

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

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呂泰山

稱廷

藩王賻教

神道

之蓋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

東萊之昌陽盧

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開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開登縣西北也

五年乃就

國光烈皇后崩帝悉已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甚好修宮室

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

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以金銀為釘飾其上

數上詩賦頌德帝

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

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曰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

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

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

子夷王

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

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

子夷王

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

為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為列

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

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

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曰邈

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音當證反

容立八年薨國絕初

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曰此德於邈建安十

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樽節楚英流放

樽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樽節鄭玄注云樽趨也

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

早終名聞未著也

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何曰沂中山  
臨淮天表注  
中山王馬  
三年王和序  
費可福早終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 孫穆

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

家世衣

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

入宛城

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

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

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

乃召暉拜為郎暉尋召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曰禮諸

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侯之暉避不

見復遣家丞致禮

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

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

東觀記曰暉為督郵況當歸文欲買暉婢暉不

朱士微子  
何曰草莽朱心  
并鼎銘之微子  
微生心子朱其  
成子與朱祀祀微  
吳朱治以破人  
都休不知相與  
古或以五代全  
為一。果心壽  
司徒序為祖



敢與後況卒暉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

求於我所已不敢聞命誠恐已財貨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

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

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

即往給之曰給賦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曰授暉暉顧

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曰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已

它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

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

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

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

厲行士其諸報怨已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

即時僵仆僵仆也吏人畏愛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吏暉

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

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價暉

盡散其家資已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

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已友道乃把暉臂曰欲已

妻子託朱生暉已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問

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

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

已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

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

此係子少府給璧質

何惟善者為報怨不

偽孝子又寒病死凍矣

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泰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  
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哀職

補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

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一爻

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呂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

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又宜因交阯益

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

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述林前議呂為於國誠使帝然之有

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

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

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曰林等言為

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耨何故自繫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曰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

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曰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

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

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

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曰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

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

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

何曰布帛為租  
穀賤由來林  
誠云云  
曰今日有  
林而用錢者  
必未必有  
勢之而  
可力搜也

暉之直  
帝之直  
帝之直  
帝之直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

眇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阡岸其父常曰

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及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史甚也穆愈

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執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羣

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

若曰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

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曰冀執地親重望有曰扶持

王室因推災異奏記曰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

於乾位曆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

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去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為道卑順不逆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於野謂陽

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

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

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

申納諸儒中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入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曰

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

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彗宜急誅姦臣為

天下所怨毒者曰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曰式序儒術高行之

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暘

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

遂曰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暘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

高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崩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即攝

高第為侍御史

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崩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即攝



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

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巨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

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

曰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二代之英丘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

蓋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為一在

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

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

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

而道德遷遷從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為薄淳樸曰禮法

為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夫仁而後義夫義而後禮夫禮者忠性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

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疇不廣地不深

厚則載物不博疇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蓋如地之無不載疇與壽同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

敦龐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龐數猶理也言人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

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楚嚴不忍章於絕嬰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大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權群臣百餘人皆絕去

其冠纓乃上火也

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華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

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進者馬援深昭

此道可已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

之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

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

宜帝時邴吉為丞相不察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

五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各遠權隱人過失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凡此之類豈徒垂為君子之道

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

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

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

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呂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

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也淳于呂貴執引方進之言成帝時

為丞相淳于長元后蚡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漸薦之也夫呂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

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

者乎此禽息史魚所已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

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闥乃將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曰異矣秦以大化禮大夫躋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妾柩後寢蕭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

遜伯玉退彌子瑕以口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

子為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

俗而追之是曰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

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

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

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

德刊削也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

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巨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竝日而談哉又著

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

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以

追之昔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敵過稿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瞻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

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

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

劉伯宗絕交書

史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鳩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求攬飽則泥伏饕餮食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曰故吏懼其彘積招禍復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曰防遺

失黃帝作中機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拍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銘曰樂極則悲沈而致非社稷為危

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拘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

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羣絕席於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

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曰水蟲為害水災

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

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

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筆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

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彼曰陳勝吳

廣起於大澤奮魯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者生曰何先生

諛也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

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

患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竊九江都尉滕撫計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

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其之豈可已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

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

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已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

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

受漢四十三

長安庚子定  
中今一撤法  
皆自右官制

初令長目解  
後去  
錢林

面書傷  
板書

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已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

諫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

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

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竝言

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呂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

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與璠

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白腹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賜虎將以璠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

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

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輪作

左校左校署各屬將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

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發惡誠日常侍貴寵父子

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網羅

取殘禍已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其悲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

刑適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被其鯀之戾若死

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有裔也山海經曰有

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鐵隸富於季孫運氏官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黷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

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懼也懼天網

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也繫趾謂

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

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

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

後漢四

延平呂來浸溢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貂也漢官儀曰中常侍

秦官也漢賦或用士人銀瑤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瑤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

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汎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

呂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呂為

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

呂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

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

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呂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呂闢人為

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呂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

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也良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

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

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

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山

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為之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

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遠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諡曰貞宣先生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

行諡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諡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

夫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諡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云比近也周密也志抑朋游之

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曰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論也

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

速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或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

常侍黃門用

蔡邕自寫朱

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諫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感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竟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禰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夜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寒其源病其末而拔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梁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怨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

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斯固交者之方焉

至乃田實衛霍之

游客

軍青妙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廉頗翟公之門賓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邳翟公為廷尉賓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進由執合退由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

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請專諸刺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卿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侯秦于政遇之不善丹怨之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

侯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侯嬴魏隱士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為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王

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曰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呂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

易曰西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

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

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張竦字伯松陳博學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

何山煙極亦作  
永通關

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

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

永昌事被考諸弟子皆曰通關被繫為交迫恢獨嗷然不汚於法也音

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介特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

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何召恢署戶曹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曰抵罪歸復為功曹

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

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

不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

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以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

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于人以聞也

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高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

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按貴戚資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徵

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

東觀記載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

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

與于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感之人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

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

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賈憲弟夏陽侯瓌欲往

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

有容身避害何必曰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

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曰執盛為

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

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曰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眾物

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曰義

自割下曰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竇憲皇太后永無慙

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

杜安十三大  
書

某恢論  
秋

竹田

何松

聖人懇惻必死

萬機恢呂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薦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言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巨飛左傳

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

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經輓者數百人輓引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

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

於晁錯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

于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不履不濡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

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九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世為名族武帝時為廷尉正與

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已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千

乘都尉已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已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已殊禮敞論議高常

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果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已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

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

春秋有鸚鵡來巢左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踈踈公在乾侯季平子遂昭公公孫於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

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磨而角者何孔子曰甕為來

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衿曰吾道窮矣何氏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聖人殯於兩楹

之間丘即般人也子將將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

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後漢四十三

老嫗怖中虫

第百九十九枚

後漢四十三

後漢四十三



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  
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  
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

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懼言自紀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立敝奏記由曰敝聞事

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

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巨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

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君臣相合天下翁

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

事出入再替宜當克已巨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微膳

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

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為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

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

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巨上公卿王侯巨下至於空竭帑

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

受賞亦應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糲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

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石是巨夏禹玄圭周公束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

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

而已哉宜先正已巨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

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

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晉楚聞子文三登

闡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切設脯七束煠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于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此人也人多賤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

我逃死非逃富也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

售其貨乎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暢得幸竇太而

也傷王名石齊主名不立敝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

武王縯之孫也後故刺殺之

臆賜

主名

須報須待也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也蹤迹不

顯主名不立敵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

已糾其變而二府已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敵在大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

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在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

職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已為咎惟明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敵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

聞敵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已高第拜侍御史時遂已實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

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敵上疏諫曰臣

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

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

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妣也詩曰既有烈考亦右文母陛下履晏安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

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

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

人鄭玄注論語晉有竹器容十二升誠竊懷怪已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

軍在道朝廷焦屑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

所已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

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

已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

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也昔鄭武姜之幸叔

段左傳鄭武姜愛少子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

公不禁大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

後美四十二

何敵法代句以

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昌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此二辱者臣子所為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曰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

其愈充腹而與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

比類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

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

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

極言者曰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命中伯周王

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如憲等陷於辜辜則自取陳平

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肯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曰憲等吉

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其洶洶周金人銘

壅終為江河解縣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

鄭武姜引大叔段襲莊公莊公宣姜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

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入其夫將來私

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

平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伴儂而棄酒主父怒答之故妾僞而覆酒上有

主父下存主母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

然終不免於咎復曰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

比于生壽劉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郡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

光祿大夫鄒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也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

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憲乃白

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曰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

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曰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曰

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分遣儒術大吏

按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曰春秋義斷之是曰郡中

何者曰曰曰曰  
若行所奉事  
臣月  
夫俗吏  
東漢大臣每以  
有利為依吏  
此漢臣而由美  
也

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

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

不任文吏又修理鰲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鰲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焉

鰲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

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

郎將常忿疾中常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召祠廟嚴肅微疾

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

罪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

之變呂祿呂產也霍光之子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隗也樂

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按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

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偪勦絕也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問唯何敞可

言免而特言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面朋崇厚浮

偽揚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偽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偪甘心疆

諛諛諛也寔意兄弟奢儕上偪敞言昌死切諫是甘心於疆諛之人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唐韋懷太子賢注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父是人也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邯中興初召功封鄆侯鄆音莫庚反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

卒讓國與異母弟荆鳳本或無荆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

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齊敬陳綬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

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曰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

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召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召二千石

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胾胾祭廟肉也禮凡饋祭異姓則歸之胾同紅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胾重之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召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召彪

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

彪等皆以字相  
依連標表曰信

完祿大夫行  
服

食二千石

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  
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已  
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  
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

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

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已為元氏令遷

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

城東觀記曰况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瞻且以一縣自養復以况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出戰死上甚哀

之歆歆初呂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阜長有叔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詰問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

其高義與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正新歸國賓客放縱于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

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已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

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已江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滄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

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

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

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百里在道西其

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就田

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

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

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音億糲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閏故太

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

大舅 益母 為大舅任大去

溫給

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聞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呂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

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為太尉

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關登且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呂為不

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

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

鄧太后呂殤帝初育也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

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

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遇密入

音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呂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

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

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呂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

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呂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

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劉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

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

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

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枝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呂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

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

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呂助郡

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呂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

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鉅故城今亳州臨淮縣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呂易教授

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官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

學永平中舉在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

封

單外

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

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

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已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已悟

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

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

傳之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

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

遇有聰明威重一人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已意

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誣訟論

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古者少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所能者孔子言五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

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已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

術寢已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太史公曰夏之

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專精務本儒

學所先臣已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已試

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謂

自相攻伐也皆正已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

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真令學者務本有所一

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淺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

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

即位已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已災異寇賊策免就

災異策免

論語不宜射

至雅

漢世經學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漚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蟲賊



傷稼穡防比上書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

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

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

宥之貫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曰為比是時遂定其議曰為輕侮法敏駁議

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

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

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

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未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

也當誅也而法令不為之滅者曰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滅

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曰導在醜不爭之義導

也醜類又輕侮之比寔曰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

曰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

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寔不省

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

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

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曰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

先論生臣愚曰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

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

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

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

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

輕侮法

張敏駁後

後漢四十四

五

各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在位奉法

而已視事三歲已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舊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

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

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

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曰白雄遂

舉孝廉既到京師試已章奏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

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之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勅職事所掌辨護也

鄧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

議欲探籌曰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曰

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

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疑形

於自然詩云克岐克疑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識別也倪天必有異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喻也詩云文王嘉止倪天

之妹文王聞大妣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曰年年均曰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約曰德德鈞以下也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

重是已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已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已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

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已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已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於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

家苦

孝廉為第  
實及舉重

立后探籌

何台王果居奉  
一唐忍使游  
才和十傳善的  
務也

採者也言有疑事嘗與新採者謀之也 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詁之於故老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訪於

後行之 是曰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曰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

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諸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

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

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

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勅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攸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

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

不慎與詩大雅也謹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

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

顯用年華疆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甘奇

大化禮記曰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

聰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 聖主賢臣世曰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曰一

臣之言剡戾舊章剡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眾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

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曰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

勝否詳採厥衷敢曰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于犯也

惟陛下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

曰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爵曰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曰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功者則後之曰

官辭典咎錄謨皆有此 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言故云與謨所美也服必須早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 是曰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

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 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

需致

何曰需致似消者

何曰不實是也

四革 剡戾

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

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陳留  
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

束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  
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爲太尉錄尚書事曰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曰病遜位又  
拜司空告老致仕尋曰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曰日食免復爲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  
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士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

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曰病自乞  
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

菊水江壽

穰縣芳菊被漉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至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繼母在堂朝夕  
天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廖年八十二薨也

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  
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爲太尉

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  
六帝謂安順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  
中質桓靈也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  
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

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  
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賤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  
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犢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彼此陸草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

於今稱疾避

圖書相度  
黃瑄

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大傅  
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謚文恭侯  
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  
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呂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  
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  
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昔辛甲禹迹畫為九  
州經啓九道人有寤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衷翼言於原  
獸忘其國恤而思其虍牲武不可重用不恢于衷家獸臣司原啟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  
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餘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  
文甚典美乃悉擬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  
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序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

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甲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  
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丞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魏魏特進仍  
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絃奕奕四牡沃若六緹多職龍章其文有  
詩公稽敬台龍龍極貴功加八荒祥生以遂起哉邈于吳興為一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已圖存者仕子之  
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也夫行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  
犯俗也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也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  
難御統者總論也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  
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  
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  
不全之貌也明其分別不可妄進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  
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有志直道視死如歸則  
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曰安安為戒豈數公  
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  
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  
貌朝章雖理據正或燒燒曲也易曰  
棟樑凶也

後漢書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平

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

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習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

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從事瞿然而止瞿音居後舉孝廉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寸餘洛陽令自出察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令以為賢舉

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在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

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更案之急迫痛

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以不阿權倖  
同傳

後漢書四十五



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曰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曰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曰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曰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誦詐求欲無厭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曰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曰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

請送北匈奴

威信若神

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已議從策由眾定問問術得禮之容問問思正貌術術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曰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

未安法代月

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

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

等曰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皆其賓

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

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

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已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

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

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

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曰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

地正已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南單于

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已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已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

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

已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

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已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

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

者也宜審其終已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

已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已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

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後漢書四十五



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

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人不得已而去於

斯一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

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許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

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

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曰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詁八反嗚音成故反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

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當民敗帝始親萬機

通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曰尹睦為太

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

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

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

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

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

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

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

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潔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

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曰豫議定策封

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曰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地三書生指處

漢時相匈奴西域之費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曰累世

洗心秘

此富奢之禍

鋒氣

何止核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巨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  
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巨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巨珠蓋  
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祕書棺音義云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舍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使巨王巨舍使  
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巨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  
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巨逢隗世宰相家推崇巨為外援故袁  
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  
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  
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巨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為將軍  
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惔為  
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

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為尚書  
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  
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其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

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

鄧太后詔馳騎巨減死說以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  
刑情斷意其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音晨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  
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口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臣狀貌傷臣眼目

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  
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  
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與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

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

敞罪而隱其死。曰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反。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

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燕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各字焉。

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首瘦。為之垂泣。閔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懷。勿宜露也。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

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絰扶柩。冒犯寒

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

居處側陋。曰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曰德

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犇。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

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曰母老不

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

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諾不入其閭。鄉人

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執其子曰。勿設棺槨。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

巾。視戶於板牀之上。以五百髮為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

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

官。曰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在今世。一見太

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葦。蓋詣朗。見朗左右備

從。皆著青絲米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

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

省度

歲 要 卷 之 三 名

素 潤 土 室

王 朗 信 任 青 絲 米 衣 非 其 奢 麗 即 辭 疾 發 而 退 也

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大學其從父逢為大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

與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

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并刃皆死於陳謙呂得免詔祕等門閭號

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一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王

封觀者有

志節當舉孝廉呂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

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

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

曾孫掌以衛氏親風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

邴吉有陰德夏后勝識其當封及子孫

武帝末侯太子立盡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單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三證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耶獄吉閉門扞拒曰亡人無辜猶

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后勝曰此木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費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

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

才司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

仁心足曰覃乎後昆

謝承書曰覃延也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此論並華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

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官平侯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

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巨百

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紀也置五經師酺以

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言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

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曰嚴

見憚

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奮後物本管不正諫甚見重焉

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

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己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上疏

辭曰臣愚已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

張酺真師傳才

賜莊

何校改莊莊  
錢不利何校莊  
廟地却為何校  
莊莊  
莊莊  
莊莊  
莊莊  
莊莊  
莊莊

嘶唱

金夷

極有常

東漢陸中允  
此為門曰校  
以字一於校  
尤至傳為吏  
以觀其其  
皆不心在身

賜考作賜

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

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在外乃心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已

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莊三十萬

其亟之官醜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

殺盜徒者醜輒案之曰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

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

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

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曰

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反廣蒼曰聲之盛也前

郡守曰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醜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卿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

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醜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自醜

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醜前入侍講屢有諫止醜聞則側

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醜則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篇大夫各節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邢有道如矢邪無道如矢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

先備弟子之儀使醜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雘與醜相

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

謝醜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免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

人足已警百醜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

平驕稱卿意已報私讐曾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

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醜部吏楊章等窮究

後漢書卷之四十五

正海罪徒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曰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

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

蠢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蠢愚曰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

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宜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

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

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即穰侯

掖其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郭太伯母號郭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

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

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

聞王者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宥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畏也今議

者為瓌遜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曰崇厚德和

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

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曰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

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呂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曰

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

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

有聖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偃僕勿

露所敕偃僕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

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

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

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後呂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

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何曰候字法乘

井酒釋服

葉善堂

仲接漢財与  
後民弟

史黼本曰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其謝闕下黼因責讓於

稱稱辭語不順黼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黼有怨言天子曰黼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黼位居三司知公門

有儀不屏氣鞠躬曰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曰示四

遠司隸校尉督大姦附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黼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

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黼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

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家塋地

贈贈恩寵異於它相黼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

天下曰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黼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

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臺蓋廡施祭其下

而已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恭生啓啓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曲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

病罷及卒靈帝曰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

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當之後也頽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

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曰孝友稱及

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

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

賢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事下按驗吏

曰稜掩蔽與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

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曰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持曰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

龍淵晉大庚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道反漢官儀

椎成鍛成時論者為之說曰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寶憲使人刺

仲穆拉律第  
歲

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存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曰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已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曰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曰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贖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且輕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役替築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曰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曰為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

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趙王良孫帝時至趙相商之相也稜孫演順帝時為

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附

黨抵罪曰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滿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

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齧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已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曰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其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其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

此後必有易制  
竇氏



尚書郎今所  
相傳机年  
必令由礼洗  
保送考試小  
楷而乃治法  
該庸邪人  
而通今和古  
後政計者  
尚書郎今所  
後政計者  
尚書郎今所  
後政計者

此是也  
此是也  
此是也

餘復曰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曰老病乞身卒于家詔  
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

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孝友之行著

於閨門清麗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蘊匱也三墳之篇

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義神農皇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

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

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

相求請或曰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

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

其拔才薦善常恐不之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其宴會

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  
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  
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  
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  
誅景曰故吏免官禁錮朝廷曰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遷  
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駭頭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  
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  
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獨自將軍牧守曰下免者五十  
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  
莫不稱之視事二年曰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  
年薨曰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陵

王理相也理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忠子曠前

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

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自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

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蓋也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併言

帝幘校榮事君志同鸛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鸛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四十五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後漢書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

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守寇恂曰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

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

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雁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

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驍都尉秦彭

為副彭在別屯而輒曰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

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

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

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

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榮戟即為斧鉞於

此風卷夫切  
小杜律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太守寇恂曰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

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雁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法不合罪有衣之戲曰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

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

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

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詩小雅也如砥貫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玉法天刑不可已委曲生意

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

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

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已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交不及亡命未發覺

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已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

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文自赦已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

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

澤臣已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已全人

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

六年卒官中子晔亦明法律縣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閹景已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

賊臣姦黨殄滅宗廟已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諱諸呂有功封宋處侯也宜顯爵土

已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石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承

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

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

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

新修通志

禁心  
去放越具不即  
法名家

頑亦已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儷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  
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  
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  
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  
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曰明法律斷獄平起自  
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  
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  
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  
卹優也每人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  
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曰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  
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  
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自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

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麻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徒也年老寢滯不

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下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

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

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社

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

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曰

議物捨狀曰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已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

此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浚縣各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浚音戶交反曾祖父威成哀間曰律

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

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字

何曰保生戒經  
法成在律

辭訟比

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宜為司隸免徒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鞠并誅不附已者武與官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呂逝矣

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呂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

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千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神之名臘接也新

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妻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

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

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白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

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二府掾屬專尚交遊已不肯視事為高寵

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

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濶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已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府奉已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已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

堯著典胥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青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

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律惟以正道理眾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已成三德三德剛柔正前尚書

民惟刑惟敬五刑由此言之聖賢之政已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已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已寬濟監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察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勞勞榜也古案通用聲類曰答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

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

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

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都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

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呂濟羣生全廣至

德曰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鉛鑽

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鉛持也說文曰鉛鐵錘也其炎反錘音解妖惡之禁除文

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曰為斷獄不盡

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曰其言下公

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蕪之

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于生月令仲冬日短則陰陽時令曰諸生蕪

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蕪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天曰為正周曰為春正

春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木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曰為正殷曰為

萬物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木蟄蟲始振人曰為正夏曰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

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三微成著曰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氣上騰大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曰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者陰

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

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

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周曰天元殷曰地元夏曰人元若曰此時行刑則

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

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

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若曰降威怒不可謂寧若

漢書卷之六

呂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曰為殷周

斷獄不呂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呂前皆用三冬而

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呂改律秦為虐

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

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

實爭王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

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

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

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

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按竇后紀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

尚書帝呂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呂此深恨寵林

卒被用而呂賊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與

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

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

而計幾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

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呂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

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各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

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

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呂下及郡國無不遣吏

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邴光武子中山王為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

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邴太僕順左馮翊

王蒼孫敞之相也

推臣絕知友  
則何以知天下  
古今時事  
此亦古今事  
相去甚遠  
而面影殊別

六一表矣

和帝為仲人





何曰相代而  
赦而代勿  
腹一

大臣說

大臣說

更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臣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臣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臣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謬謬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臣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紀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醉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薛廣德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

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唯懼而修德遂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欒威守心人與威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災感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

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

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臣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延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勸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有不祥家皆

母之山流浦貫帝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有父以養其母是時及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篇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食脫衣與之餽錢不受順帝徵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其秉權任帝又愛信問

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後漢曰十六

半路亭父

今平机亭亭改  
御史亦到之二  
管穴

抹紳先生

海七清表

神區區成

通行依命

通務後給

伍持相賦飲  
但勇鄰邊傳  
出然德美非赴  
周章之功若林  
連年奉世以道  
捕也

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憊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  
呂諷文多故不載摺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呂後頓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

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呂為  
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者出如箭也是呂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  
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呂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譎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救不善之人也

蓋所呂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呂來盜賊連發攻亭  
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

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  
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津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呂來莫呂為憂州郡

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呂盜賊為負雖有發  
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勦略比伍轉相賦歛

說文曰踏小步也言踣身一蹙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呂盜發之家不敢申告

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出私財呂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  
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

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  
之本源宜糺增舊科呂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糺

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  
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呂上令長免官便可探立

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冀呂猛濟寬驚懼姦慝頓季  
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漏為變天

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  
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呂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

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尚書孟布等奏曰為孝文皇帝定約

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

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

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

十五月是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

曰赴公難退而致位曰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

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恥小雅蓼

也蓼莪大貌也殺雜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義雜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

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壘之恥注云瓶小而壘大也壘盡也瓶小而盡壘大而盈

言為禮記名刺幽王不使富方貢眾恤寡也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

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建武

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

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曰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

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曰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

元成文帝成帝時匡衡章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二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

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曰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曰

及人之老幼吾幼曰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曰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

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

著于令忠曰久入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

何曰此言為也

也運掌言易也

則天下歸順之

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

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

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

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已為負徂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侮注云徂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

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

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充豫蝗蝻滋生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

涼二州羌戎叛戾加已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

行袖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已恭恭作肅貌傷則

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已不得親奉

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

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

侯侯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史惶怖

貢或邪陷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儲積也時具也

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

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

皆狼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

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

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毆刀之誅韓嫣高帝之孫也得幸於武帝

帝武帝儼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日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不見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

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

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悉漏盡宮門閉諸詔開門上許之故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

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

漏河 金道

思

鄭崇表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帝不許尚書令趙昌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

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博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

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止也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

書而災皆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臣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

君使臣曰禮臣事君曰忠論語孔子對齊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家宰王者待曰

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書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

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

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

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

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曰謬平典

而謂曰聞罪足萬死近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

異復公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臣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

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

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麗肥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景公有災

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

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

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曰禮其九卿有疾使者

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

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歡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

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大尉張禹司徒防欲與忠父寵共奏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臣先世無謂故事爭之重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臣先世無謂故事爭之重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臣先世無謂故事爭之重

今日宰相循  
漢書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

寬見  
寬穿盤

古存於

不能奪乃從二府議來訓追加封諡禹防德約寵俱遣子  
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  
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  
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  
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  
當世曰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  
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當代  
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公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已情忠用諫密嶺蓋有

程令

也謂疆盜發財也

施于孫子且父且卿

施延也音

郭陳列傳第三

後漢書四十一終